



李增福

翁牛特旗革命回忆录



装帧设计 齐凤祥



紫 城 风 云

翁牛特旗革命回忆录



翁牛特旗旗志编纂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编辑顾问：

于文忠

责任编辑：

范郁森 张仲仁 王 苗 于成芳 傅春波

初稿打字：

于敏华

紫 城 风 云

编辑出版：翁牛特旗志编 办公室
印 刷：赤峰市第一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0 字数220千
工本费：1.20元 印数 6,000

序

鲍 玺

金秋十月，正是五谷登场的丰收季节，翁牛特旗第一本革命回忆录《紫城风云》结集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好事。

乌丹，蒙语旧称“宝日浩特”，译成汉语就是“紫城”。作为全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的兴衰起落，直接反映出翁牛特大地的沧桑巨变。

翁牛特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末，曾发生过如索林、达理札雅等领导的反封建事件。民国年间，贫苦群众自发的抗捐斗争，曾使全宁设治局的大小官员惊呼“赤潮及乌”。日伪统治时期，蒙、汉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备尝亡国之辱，或明或暗的反抗、斗争亦时有出现。一九四二年，王逸伦同志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回故乡开展地下工作，并成功地打入伪兴农合作社，争取开明士绅，秘密壮大党的队伍，组织抗日力量。“八·一五”光复后，翁牛特人民喜庆解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接连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用铁拳、铜枪砸碎封建枷锁，用锄头、芨刀开辟生活新路。解放战争中，我旗一度成为守卫北迁林西的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机关的前哨阵地。西部的乌丹城，驻扎着二十二军分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著名的四道沟梁阻击战，我军凭

借天时、地利、人和，重创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一部，挫败了敌人的北犯计划；东部的万顷沙海，是卓盟纵队和我地方武装跃马杀敌的广阔战场。高力罕、胡日哈、那什罕、昭克图……我骑兵健儿长途奔袭，巧设埋伏，勇猛穿插，雪亮的战刀杀出了八面威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子弟兵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结下了鱼水深情。翻身农、牧民踊跃参军、参战，奔赴前线，运送弹药，救护伤员，补充给养，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紫城风云》以大量篇幅，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翁牛特人民永远忘不了解放初期来这里开辟工作的外地老干部。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他们风尘仆仆，从革命圣地延安、从冀中平原、从太行山区……千里跋涉来到我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长期战争生活的考验，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不嫌弃这里的贫穷、落后，克服生活习惯和语言上的障碍，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热情扶植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体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为当地干部、群众树立了楷模。在阶级矛盾激化、地主武装猖獗的日子里，他们立场坚定，果敢顽强，带领群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不少人血洒疆场，壮烈牺牲。翻开《紫城风云》，我们看到了烈士们光辉的名字：陈明、阎芳林、康俊英、赵学祖、梁顺来、孙毅、贾忠、王志连……诚如张若夫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他们的志骨同翁牛特的土地紧紧融合在一起，他们的英魂，时时在激励着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紫城风云》忠实地记载了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和牺牲经过。胡日哈激战、

下井惨案、东山碧血、关东铺子血案，……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血沃塞原，劲草，寒凝大地，春华。没有这些烈士的流血牺牲，就没有翁牛特的今天。

作为历史，《紫城风云》史料翔实，因系忆述者亲历，读来真切可信；作为文学读物，《紫城风云》文笔通俗、流畅，质朴感人，其中有些场面描写生动传神，人物性格也较鲜明突出。更重要的是，作为教科书，《紫城风云》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对照革命前辈、革命先烈的不朽业绩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每个人都该严肃地思索：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怎样对待困难、工作、前途？如何去想、去说、去行动，才算对得起脚下这块洒遍烈士鲜血和前辈汗水的土地？我们曾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每一个青、少年学生，每一个干部、群众都要以极大的热忱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但热爱的前提只能是了解，即不但了解家乡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家乡的历史，了解家乡的过去。从这一目的出发，认真地读一读《紫城风云》，肯定会获得深刻的教益。

这个集子共收录了三十五篇文章，它们的忆述者，有的是原冀察热辽二十二军分区、二十二地委、卓盟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有的是原翁教联合旗、乌丹县的负责同志。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他们对于往事的记忆，谈到解放初在我旗的一段经历，他们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话语中时时流露出对我旗人民群众的一片挚爱之情。尽管不少同志年过花甲，又担负着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热情接待旗志办公室同志的来访，甚至亲笔撰写回忆录、修改记录整理稿。此外，一些烈士的亲属和战

友，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借《紫城风云》编辑、出版之机，我们谨向这些同志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为了编好这本书，旗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天南海北，四处走访，认真整理、核实，几易其稿，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搜集、整理、编写革命回忆录及其它党史资料的工作，在我旗刚刚起步，前景可观。继《紫城风云》之后，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我旗革命回忆录早日问世！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身似征鸿思邈邈	王逸伦忆述 范郁森 张仲仁整理 (1)
坚守在四道沟梁前线	吴烈忆述 张仲仁 范郁森整理 (17)
疾风劲旅…何廷一忆述	范郁森 张仲仁 王苗整理 (21)
忆乌丹二十二分区	夏新明忆述 张仲仁 范郁森 王苗整理 (26)
我在二十二军分区工作片断	吴彪 (33)
警备四团在乌丹	王中军 (36)
乌丹县支队琐记	马子成忆述 范郁森整理 (39)
在斗争中成长的县支队	郝孝宗忆述 张仲仁整理 (47)
朔漠鏖战急	席达忆述 张仲仁 范郁森整理 (55)
卓盟纵队的战斗历程	鲍琦忆述 范郁森 王苗整理 (61)
沙海铁骑	李海涛忆述 范郁森 王苗整理 (66)
翁牛特东部斗争散记	和什格白音忆述 范郁森整理 (74)
拉王被劫持前后…乌旭令忆述	王志富 于成芳整理 (80)

二十二地委成立始末

……宋 诚忆述 范郁森 张仲仁 王 苗整理 (84)

和乌丹人民共同度过的日子

……张正德忆述 王 苗 张仲仁 范郁森整理 (88)

拳拳公仆心

……王向明忆述 王 苗 张仲仁 范郁森整理 (93)

解放初期在乌丹

……安中献忆述 王志富 于成芳整理 (98)

披荆斩棘创业难……程小同忆述 王 苗 王志富整理 (102)

故地漫忆……高俊杰忆述 王 苗 王志富整理 (106)

初到新区……乔杰林忆述 王 苗 范郁森整理 (110)

在艰苦的岁月里

……张若夫(钢球)原作 范郁森整理 (115)

天方破晓时……张野溪忆述 王志富 于成芳整理 (151)

乌丹旧事……赵景棠忆述 范郁森整理 (156)

二区纪事……虞振祥原作 范郁森整理 (165)

第一个回合……王 录忆述 傅春波 范郁森整理 (192)

在张正德同志身边

……梁 生忆述 王 苗 范郁森整理 (197)

红旗飘遍沙原……邓 英原作 王 苗整理 (202)

大漠烽火……鲍 奎忆述 张仲仁整理 (216)

翁敖联合旗工作点滴……董连荣忆述 于成芳整理 (238)

开辟套海区……乌 飞忆述 张仲仁 范郁森整理 (241)

忆乌丹蒙民自治会

……陶格图慕忆述 傅春波 于成芳整理 (245)

浩气长存·····	韩金廷忆述	张仲仁整理(251)
不屈的战士·····	布和朝鲁忆述	于成芳 王 苗整理(261)
岁月磨蚀不掉的记忆		
·····	寇秀荣忆述	傅春波 范郁森整理(267)
风雨乡间路·····	范郁森搜集整理	(276)

身似征鸿思邈邈

王逸伦 忆述

范郁森 整理
张仲仁



一

我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一九二五年，也就是在赤峰念初中的时候。毕业前夕，学校去了几个搞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一个叫曲汉生，后来被枪毙了；一个叫邵杰臣，可能是热河南部凌源一带的人。同我接触最多、至今印象很深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郭皓轩，河北人，后来下落不明；一个叫乌子贞，蒙古族，以后在外蒙遭诬陷致死。他们对我说，你们毕业之后，可以去黄埔军校，也可以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他们离开赤峰，我们便开展抵制日货等革命活动。赤峰那里有个军阀崔兴武，是汤玉麟手下的旅长，对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十分恼火，说：“几个学生娃子想搞革命？幻想！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就派人到处抓我们。我们不怕他那一套，照样坚持活动。在京津求学的陈镜湖、杜真生、车书吾、郑丕烈、韩麟符、卢东白等人多数参加了共产党，

有时他们也回赤峰传播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中起了启蒙作用。

一九二七年冬我初中毕业时，张学良同蒋介石合作，热河也挂了青天白日旗，但仍旧处在军阀汤玉麟的统治之下，政治腐败，官吏贪鄙昏愤，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这使我感到失望、郁闷、痛苦。一九二八年，我在赤峰接官亭小学任教。初中毕业教高小，在当时我是第一个。教了三年，因为同校长“道不同，不相与谋”，愤而辞职。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孙方野（本名孙发），乌丹人，介绍我去林东教了一年半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热河危在旦夕。宋哲元的部队在承德驻了一段，杜真生、郑丕烈、陈镜湖（即李铁然）等人以旅级干部的身份，在宋哲元的部队任职。宋哲元撤退，他们也跟着走了，后来参加了冯玉祥的五原誓师。

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我与一个姓谷的小学教员送十几个学生去北平蒙藏学院。从林东出发，我们有的骑马，有的骑毛驴，路经乌丹、赤峰、承德、古北口，到处都在打仗，很不太平。到北平后，学生们想入学，但蒙藏学院说他们不象蒙古人，未予收留。后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在北平的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刘刚两个同志，并由他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铁然是建平人，原名陈镜湖，也叫晓秋，还有别的名字。做地下工作需要保密，更换名字是常有的事儿。李铁然后来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参谋，帮冯玉祥组织抗日武装，被打死在张家口北边的槐树梁子。“文化大革命”中，说李铁然是军阀、土匪，家属也成了反革命。直到我的

回忆录《路漫漫》印发，他的家里人看到后，同我联系，才把案翻过来。李铁然过去曾到围场、赤峰一带活动过，没有到过乌丹。）这年冬天，李铁然送我和一个姓张的同志去上海中央短训班学习。短训班由赵世炎同志的姐姐赵世兰负责。学习结束，李铁然去上海向组织汇报，我们便见了面。孔原同志讲话，分析了日军即将占领热河的严重局势，要我们回去后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并决定我参加内蒙特委。从上海回来，正是山海关失守的时候，火车误点，我们很晚才到北平前门车站，下车后去打磨厂全福店住。特委在前门八大胡同召开会议，李铁然、刘刚我们三个参加。当时，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驻山西运城，要北上抗日。孙通过国民党左派李锡九先生找李铁然联系，要求共产党派人参加他的部队，希望能以此获得苏联的军火援助。李铁然主张向中央报告，我们就给中央写了报告。特委会议开过，按李铁然同志意见，我坐汽车回到赤峰，随身带着不少文件。在家乡（今解放营子）一带发展了几个党员。老新地有个蒙族人孟昭纯，三二年入党，后来被敌人杀害。我的表弟姜洪斌也是在三二年就同党组织发生了关系。赤峰北二道坡的车焕阁、建平县小河沿的林继尧，都是那个时候发展的党员。在乌丹附近发展的党员，一个是孙方野，三二年到三三年间入党，三五年左右病死在北京。他家住乌丹西边，人很好。一个是赵子珍，入党后不知去向。还有一个姓陈的，也是乌丹本街人。发展的党员总共有十几个，但没有建党支部。

一九三三年春节我是在家过的，正月初八、九到了赤峰。当时向老百姓宣传日本人要进攻热河，大家都不相信，说咱这地方这么穷，日本人来做什么。不久日本人大举进攻，

孙殿英的部队也到了赤峰。孙殿英讲话时说苏联帮了他几十架飞机，送了不少军火，他要坚决抗日。这时，特委派王国华同志到赤峰找我，说中央同意我们参加孙军抗日，派张大鼻子（即柯庆施）任前委书记负全责。张大鼻子到张家口，已经给李铁然他们开过会，刘仁也参加了。孙殿英的部队开到赤峰不久，日军进攻赤峰，孙殿英就退到沙城去了。孙有七万多人。

我继续留在赤峰活动，建立了几个秘密活动据点，在赤峰、乌丹一带影响了一部分武装，打了一辆日本汽车，但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三三年秋天，我随穆松乔同志到北平找到组织，留北平做地下工作。这个期间，冯玉祥、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收复多伦。吉鸿昌他们原来设计了三条路线：一条是从张家口往西拉，奔绥远，到河套，与陕北联系；一条向东拉，奔山海关；一条是往太行山拉。那时以为最好的路线是往东拉，以后知道错了，不如往西拉了。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日本人夹击，孙殿英撤走，宋哲元也不干了。吉鸿昌孤掌难鸣，无奈跑到天津，后被国民党杀害，死得英勇壮烈。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河套地区做地下工作时，组织遭破坏，敌人到处通缉我。我到包头找到特委书记刘仁。秋天，我同刘仁、吉合一起经外蒙去苏联。到莫斯科后，入共产国际领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学习。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都要求回国抗战。三八年，我们离开苏联，

经新疆去延安。在新疆，我们见到当时的中央保卫局长邓发同志，还有越南的胡志明同志。胡志明称邓发是“山中宰相”。那个时候，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还是倾向进步的。三九年我们到了延安，先是分配我去女大教学，还未赴任，陈云同志又派我去晋东南。我们一起从延安出发的有四十多个人，都是随联合大学走的。成仿吾还去看望了大家，组织了一个队，让我当指导员，派一个军事科长当队长，这个人不久调走了，又有一个姓刘的继任。沿途经过米脂、绥德、鄜县，在晋西北过了黄河。接着沿铁路东边到太行山，路上走了好几个月，十分辛苦。渴得实在难受，就采山上结的丁香果子吃。罗瑞卿当时任抗大校长，我们是联大，他给我们做报告，赞扬大家吃苦耐劳、坚定旺盛的革命精神，说我们丢掉的只是几双破鞋，几根棍子。听完报告我们继续行军，因为探听到前边有敌人阻路，便转个弯子从山上走。头上下大雨猛浇，脚下山路崎岖难行，衣服全湿透了。后来在山沟里走，老是担心遇上山洪。经过连续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赶到滹沱河边。乘船到达对岸，就进了我们的根据地阜平。这支队伍中原来有三个女同志，一个出发不久就掉队了，另外两个坚持下来了，一个叫史慧琪，现在吉林；一个叫史瑛（改名林香），现在北京。她们当时都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孩子。

我爱人李谨励是冀南南宫县人，三九年曾到太行党校学习。后来组织上派我到李谨励的家乡工作，我们在那里结了婚。

刘仁同志三五年秋与我一起去苏联，到苏联后就分开了。刘仁比我先回国，到北方分局彭真同志那里任城工部长。

一九四二年，中央决定开辟东北敌占区工作，由程子华、刘仁负责。刘仁知道我是热河人，就调我去。李谨励还怀孕，骑着头毛驴，我骑匹马，四月份一同从冀南出发。经过冀南时，正赶上日寇的“五·一大扫荡”。我们碰上黄敬主任，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为了保证安全，把我们安置在沃地村，他就带队伍跳出包围圈，到冀鲁豫去了。我们原以为沃地是根据地，在那落脚百无一失，想不到敌人扫荡来了，只好跑到麦地里躲避。开始时一直同李谨励在一起，后来敌人到沃地设了据点，我们担心口音不同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就开了。我在一个女人家里住，这个女人的丈夫到东北做买卖去了。她把我藏在地道里，地道口放上木头，铺好土，再盖上一个风箱。地道通猪圈，有几个透气的窟窿。夜间躲进地道十分保险，白天风声不紧，我就到外面跑。有一天在周村附近，我碰见一个青年人，手里拿的本子上记着一些东西舍不得扔掉。我们两个搭上车，躲在一片坟地的大树底下互相约定：一旦碰上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装作谁不认识谁。躲在那里老是不放心，他就抓虱子，我站起来看，北边来了骑马的，赶紧告诉他敌人来了。他想跑，我让他跑。敌人冲过来抓人，我不慌不忙地向前走。敌人问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沃地人，在赤峰做买卖，开饭馆，接说了两句在苏联学会的日本话。敌人问我从哪来，我说从地。敌人眼睛一瞪：“你要不是从沃地来，非枪毙不可！”敌人骑在马上，叫我跟他们走。到周村村西，有几个老百姓出来迎接他们，还送了一点吃的东西。日寇一个小官坐在车上，我上前同他搭话，让他放我走，并说自己说的都是实话不敢撒谎。正好沃地一个看菜园子的老头儿也在跟前。